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二〇回 毛家營強盜落店 賀二房店主設機

話說衛輝府將賞格懸掛出去，並移知鄰境各府州縣防營。不到數日，各處皆接到公事，也就分別派人擒捉。更兼通衢要道畫影圖形，往來之人無不知道。因此，大家俱有些想得賞的心，也就處處留神。凡那些營汛兵丁，遇有往來面生可疑之人，都要向他盤查。這個風聲傳出，遠近皆知。

且說竇飛虎、馬虎鸞二人，自從草涼驛逃走了之後，便從原路趕奔同行，且預備前途得空，再行動手。竇飛虎又將雙鉤收拾好了，準備再廝殺一場。這日走至毛家營。這毛家營係與山東、直隸交界地方，也是個極大的鄉鎮，做買賣的亦復不少。

他二人到了鎮上，先住了客店。才進得店門，見有一叢人在那裡觀望，牆壁上貼了一張告示，大家嘖嘖咂咂念個不了。竇飛虎二人看見，也不認識，雖聽得各人念道，卻也不甚清楚；再一細聽，卻聽出他二人自己的兩個名字，說什麼若捉拿著了，還有賞銀五百兩。二人聽到此處，竇飛虎即將馬虎鸞暗暗一扯，馬虎鸞會意，當即走了過來。竇飛虎又向他做了個暗號，馬虎鸞更加明白，當即便借話說道：「咱們到這好一會兒，你們店主連招呼都不招呼，敢是瞧不起咱們是過客麼？既如此，除了你這家客店，難道沒有別家！咱們走罷，免得這裡受他娘的鳥氣。」說著就掉轉了身來，向店外就走。那主人先見他二人進來的時候，倒不在意，此時見他二人口中借話發作，又見他二人形色倉皇，便有些疑惑起來；再將他二人細細一看，與那賞格上所填的相貌，一般無二，因即嚇了一跳，暗道：「原來就是他兩個，怪道這般倉皇，欲借話發作，趁此逃走呢！咱何不作個見怪不怪，將那二人誑謊下來，先以好言安慰，再以美酒醉他，然後把他二人綁起來。聽說施大人早晚也要到了，將去請功，豈不是一件大大的財運麼！」心中想罷，便即趕上前，向他二人說道：「二位尊客休得動怒，請寬恕小人接待來遲。

只因小店過客甚多，往往有接應不暇之勢，難得尊客前來照顧小店生意，小人豈有將生意推出門外之理！只要客官住下來，所有一應茶水、面飯、米飯、酒菜，一切都件件精美；小二們包管一呼即至，尊客要什麼有什麼。在小人看，尊客還是在這裡住下罷，省得又去別家了。」竇飛虎與馬虎鸞二人聽了店主這一番話，倒覺得委婉動聽，又見那店主人一團和氣，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因也說道：「非是咱們要別家去住，你瞧你家可有招呼麼？」那主人見竇飛虎等二人似有活動之意，因趕緊進言道：「你老如果住下，咱們必加倍照應，以贖前罪如何呢？」竇飛虎望馬虎鸞道：「兄長你意下如何？」馬虎鸞向竇飛虎道：「老兄弟，咱想這兒到處皆然，既是掌櫃的這般慇懃，咱倆就住下罷，不必三心兩意了。」竇飛虎聽他說「這兒到處皆然」一句話，也早會意是含著那件事了，因也接口道：「既是兄長看掌櫃的好，咱們就住下便了。」說著二人復又轉身進來。

店主人見他二人進來，心中好不歡喜，當即帶著笑，將他二人引到店後那間空房內去。竇飛虎二人進了上房，將房子一看，果然潔淨，心中也甚歡喜，便就坐下。那店主人在旁說道：

「你老請坐，咱去喚伙計來伺候，並去打了面水、泡上好茶，請你老淨面、飲茶。」竇飛虎答應，那店主人出去。不一刻，店小二果然打了兩盆面水、兩壺好茶，擺在二人面前。竇飛虎二人先淨了面，這才喝了兩口茶。店小二在旁又問道：「你老還是先飲酒？還是等一會兒？如果就飲酒，可要什麼？你吩咐咱好出去叫喚。」竇飛虎道：「你家有什麼好酒菜，說兩件給咱們聽一聽，好便咱們揀來合意的要。」店小二道：「咱們店裡頂好的酒，是竹葉青、菊花黃、玫瑰露、原封的頂好高粱。

菜是醋溜魚、白切雞、燒牛脯、雞子兒、油煎豆腐、黃芽菜、炸肉丸、炒雞絲、玉蘭片皆有，聽你老揀點罷。」竇飛虎道：「你就給我倆把那燒牛脯切二斤，把肥雞切一盤，黃芽菜、炸肉丸各做一件，竹葉青打上二斤。有面飯麼？」店小二道：「賣的是面飯，肉饅頭、糖饅頭、鍋貼兒、大餅通有的，你老要啥呀？」馬虎鸞道：「你就再給咱薄餅打上四張，鍋貼兒做二個，再拿兩碟甜醬就得了。」店小二答應，不一刻拿了兩壺酒、兩副杯箸、四個小菜碟，將桌子上排好。那四個小菜碟內，一碟是大椒黃芽菜，一碟是拌韭黃，一碟是豬肉，一碟是乳牛脯。竇飛虎在上首，馬虎鸞在下首，二人對面坐下。小二在旁又說：「你老叫的菜頃刻就來，廚房裡在那兒做了下鍋，一會就到。你老先飲酒罷。」竇飛虎二人便將酒壺拿起來，先斟了一杯，在口邊呷了一呷，覺得一陣清香直入鼻孔，暗道：「果然好酒。」於是一飲而盡。正要催菜，只聽外面喊道：「王家第二的快來端菜罷。」店小二聽喊，趕著答道：「來了。」一聲未完，早掉轉身出去，頃刻間端了進來，在桌上一件件擺好。

竇飛虎二人也就執著筷子，一件件嘗了滋味，覺得件件可口，心中大喜。

店小二此時尚未退出，站在一旁伺候。竇飛虎就向店小二問道：「你可是姓王，排行第二？」那店小二隨道：「咱這店裡都叫咱做王家第二的。」竇飛虎又問道：「你掌櫃的姓什麼呢？」王二道：「姓賀名喚世保。」竇飛虎道：「你這店裡有多少人？在此開了幾年了？」王二道：「咱這店是家老店，連我家少掌櫃的已有三代。不瞞你老講，南來的，北往的，誰不知道咱這賀二房，買賣公平，伺候週到。但是咱與你老兩位談了這半天話，咱還不曾請教你老兩位尊姓呀。你老尊姓呢？」

竇飛虎見問，不敢說出真姓，隨口應道：「咱姓張。」指著馬虎鸞道：「這位姓李。」王二道：「你老兩位是打哪兒來的？還是往北邊去？還是往南邊去呢？」竇飛虎道：「咱倆是往南邊去的。」王二又道：「你老倆向來做什麼貴業呀？」竇飛虎道：「咱向來做布業，這位李客人做煙業，一向是在北邊做買賣；現在因為有兩個朋友，咱倆到南方合作一家買賣，因此經過這裡。」王二道：「原來是二位大客人，小人倒失敬了。」

竇飛虎又問道：「王第二的，你這店裡共計有多少伙計呀？」

那王二道：「沒多少，連咱家掌櫃的，總計七個人。到了忙的時節，還是照管不過來，所以常常得罪客人。所幸咱掌櫃的從來不曾見怪，都是笑臉相迎。因此來往的客人，只要住了一次，下次皆要到這裡來的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